

我有

胡晴堯

清早起來，可沒有賴床的時間，我得迅速的梳洗完畢，以趕上六點半不等人的校車。自考上高中以來，上學已便成一段迢遙的路途。夏天的早晨，我得和太陽一塊起床；到了冬天，我甚至還得披星出門，有時還加上了趕不上車的急迫。上了車小睡片刻，疲倦好像絲毫未減。回家時有時街燈還未亮起，天卻已像潑墨般的黑了，一路上，只有月光伴我指認回家的路。

我曾羨慕那些住在學校附近，可以以預備鈴聲為鬧鐘，七點半滑壘進校門的人。但當我要求改變時，卻發現自己已習慣在五點半與睡魔搏鬥的掙扎，和在校車上只睡半小時的精準。因此，我有一段嶄新而豐富的上學路。

我發現，趕車的早晨也可以有所不同。睜開眼，感受窗簾縫射入的微弱光線，微涼的空氣中挾帶著淡淡茶香，遠處輕航隊的進場曲響起……其實，我也有個很另類的鬧鐘。坐上家裡的老摩托車，春天的粉蝶、夏日的露珠、秋晨的涼意、冬天冷冽的風，伴我一路同行，在爸爸寬大的背後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，是那備受呵護的小女兒。然後坐上雙層巴士，一路上只有早餐店的蒸籠騰起陣陣白煙，水果店才剛剛拉起鐵門，平日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因安靜而顯得格外寬闊，我在一車同學漸次入睡的沉靜中，看見大街小巷一點一點的甦醒，有時靜靜的凝望也是一種快樂。

傍晚回家，夏天踏著夕陽的腳步，冬天披著滿身的月色，晴天嗅著淡淡柏油路味，雨天跨過行潦川流，望向遠處的下一盞路燈，家的意義在此時顯的格外重要。

晚上，我調好鬧鐘便進入夢鄉，而明天早上，我仍將擁有一段迢遙卻多采多姿的，上學路。